



米兰运动日 法轮功引人注目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九月五日至六日是意大利米兰市的“运动日”。五日下午，从米兰市中心的多莫广场一直到斯弗尔泽斯可古城堡的长街，布满了“米兰运动”的宣传横幅。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中间，伫立着一个明黄色的法轮功信息台，其祥和宁静的氛围与众不同。法轮功学员静静地坐成一排，向来往的行人展示功法。

一个意大利小伙子驻足在炼静功的学员面前看了好一会，问：“他们怎么可以坐得这么好？”他告诉学员，他经常练习冥想打坐，但要在身后垫一个小枕头才

【明慧网】“弱势群体”通常是指在经济上比较贫困

和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的这样一个社会群体。按中共自己的定义，“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下岗职工、“体制外”的人、进城农民工和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和收入较低的贫困农民等几部份人。

与这些人相比，那些“呼风唤雨”的记者们，似乎应该与“弱势群体”无缘。其实不然。最近因为涉及政治迫害而逃到海外避难的《人民日报》麾下的《人民论坛》副主任邱明伟，在接受美国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海内海外名家谈”节目采访时，讲了一些《人民日报》的内部故事，原来喉舌记者在政治权利上也是实实在在的“弱势群体”。

邱明伟讲到，在北京奥运期间，报社不准做任何的负面报导，“要求到什么程度呢？包括有负面的问题都不准去了解，不准去调查，更别说发表了。就是说即使你不发表，哪怕我去调查一下，看一下，那也不可以。”甚至荒唐到了什么程度呢？以奥运期间交通方面有压力为由，“动员我们说奥运期间就尽量不要外出了。”

在奥运期间，中共为了对国际社会做秀，专门开辟了一个“示威区”。邱明伟说，《人民日报》给员工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要求，“游行示威的区域不准去，说只要谁去了，只要是让监控探头拍下来以后，他说我们按照监控探头来认人，认到谁就开除谁。”中共还给员工洗脑，“单位明确要求我们不要跟国外记者接触。”

邱明伟还提到，要发一篇调查的稿子，经常会遭到各方的干预。恶劣的情形包括“（被调查的人）直接跟你单位领导打电话，说这个人居然敢调查这个事情，也要求单位做出处理，停职，甚至采取其它手段等等。”

中共记者们原来也是“弱势群体”

邱明伟讲到一个例子，硬把一个普通人塑造成先进典型。“然后通知这个模范典型进北京去领取奖项。但是没想到这个得奖的人，居然在进北京领取这个所谓的孝顺婆婆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奖项的时候，临走之前还跟她婆婆干了一仗。”

你想报道的，中共不让你报道；你不想报道

的，可是为了“党的事业”中共要强迫你去报道，逼着你去造假。当初江泽民及其帮凶全面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之时，无数中共喉舌媒体的文字打手们充当了抹黑法轮功的急先锋。很多记者说“不造假，就没有了饭碗”，这些喉舌记者们不知道造下了多少的罪孽。喉舌记者曾把河北省任丘法轮功学员袁玉阁骑车过一个小土桥不小心摔倒的事，杜撰成了什么“成仙成佛，带上儿子一起跳进了护城河”如此荒诞无稽的具有中共特色的胡言乱语。袁玉阁后来在明慧网上揭露此事，“事后，我问采访记者，电台报导失真，你得有职业道德。他回答说，上级有任务，完不成任务没有奖金。”

没有自己的采访自由，

没有写作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维持自己尊严的自由，这就是中共喉舌记者们的写照。许多人还出卖良心，配合中共造谣惑众，迫害善良百姓，助纣为虐，他们不也是“弱势群体”吗？◇



■今年八月，邱明伟在香港记者会上公开声明退党。邱明伟今年来港参加了七一大游行，回大陆后便遭到一系列打压。他表示根本原因是他曾对法轮功进行过调查，并帮助过法轮功学员。



重度抑郁者获新生

二零零九年四月份的一个周六，英国小伙子克里斯托弗（左图）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在纽卡斯尔市中心的大街上，忽然，一个不同寻常的摊位出现在面前，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法轮功。不到两个月，克里斯托弗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快二十五岁的克里斯托弗，外表温雅，谈吐自信坦率。他说，在他修炼法轮功之前，却是个患严重抑郁症的病人，终日把自己锁在家里，很多日子在床上度过，极少与外界接触，也没有精力和心情去做任何事；同时他还有强迫症的症状，总是会一遍又一遍地检查门有没有锁好，东西有没有放在应有的位置上……象这样已经有三年多了。

在他廿一岁生日的那天，他被母亲赶出家门。因为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几次试图自杀，他母亲再也应付不了这种状况。克里斯托弗在市政府给无家可归者提供的收容所里住了九个月，又在父亲那里住了九个月，他父亲也应付不了他的状况了，好在随后市政府提供给他一套公寓，一直住到现在。

那天他偶然看到街上的法轮功学员，看到在中国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消息，甚至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这样令人发指的事情，心地善良的克里斯托弗就想了解法轮功和帮助这些遭受酷刑的人。

他按照传单上的电话号码，给伦敦的义务联系人打了电话，知道在哪里买书，就去书店买了《转法轮》和《法轮功》回来读，还上网去了解更多的情况，然后就去了纽卡斯尔当地的炼功点学功去了。

到炼功点第三、四次的时候，他感觉一切都已经不同了，久违了的积极和快乐回来了，烟也戒了，酒也不喝了，所有抑郁症和强迫症的症状都不见了，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变成很积极正面的人。

克里斯托弗每天读法轮功的书籍与炼功，他说《转法轮》他已经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感受和体会，他还在努力学习和领会其中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东方概念。

克里斯托弗与父母的感情也已修复，又重新开始找工作。

克里斯托弗参加了七月十八日在伦敦举行的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八月九日又参加了爱丁堡艺术节法轮功游行方队。

克里斯托弗认为他现在的生活积极，快乐，又充满意义和光明。◇



历经七年走出地狱门（二）

【明慧网】湖南省洞口县高沙镇法轮功学员刘大菊，今年五十六岁，在修炼法轮功前曾多种疾病缠身，九七年间朋友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久，多种疾病不翼而飞，刘大菊从一个病秧子变成了什么病都没有了的健康人。由于坚持修炼，刘大菊在二零零零年被中共警察劫持，非法判刑七年，在湖南女子监狱等地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迫害。下面是刘大菊叙述她所遭受的酷刑种种：

电击、殴打、体罚：由于我们不配合湖南女子监狱警察的迫害，恶警敖芹和帮凶朱新元把法轮功学员易建华铐在走廊栏杆上，把包成英的右手拧断，把贾翠英双手反铐铐“背剑”。“背剑”即一只手从肩上往后背，一只手从下面往后背，两只手根本无法连到一起，他们硬是往一起拉。朱新元也硬是被他们把两手从后面铐在一起，把我铐成一个大字面壁站着，用电棍电我。

恶警敖芹是第一个用电棍电我的人，她电我的脸、嘴、手，并叫那些刚进监狱工作的女警周灿、郑芹和两个姓曾的学着她的样子轮番电我。贾翠英的手一会就肿得又红又亮。她是吉首人，被迫害得最严重。到二零零四年上半年，她被酷刑折磨的奄奄一息了才让她儿子把她接回家。没几天贾翠英就含冤离开人世。法轮功学员易建华是衡阳人，包成英是怀化人。

二零零二四月十九日晚十二点，恶警队长选出的两个打手袁小红和刘××，把我喊到教育堂，恶人用膝盖狠撞我的空腹。因我已有好几天没吃饭了，痛得我昏过去。接着她们用布裹住我的头往墙上猛撞，俩人用拳头狠砸我的头，我嘴里流着血。我怕弄脏地板就用卫生纸接着，叫当时值班女恶警罗坚、罗辉看，她们装着没看见。住在二零一房的刚入监的法轮功学员听到撞墙声，跑出来喊：“不要打好人，她是法轮功！”第二天早上黑板上写着：管闲事扣二十分。

每天早五点强迫我到球场跑几百圈，我跑不动，恶警袁小红和刘××拉着我跑，跑累了就面壁大字形罚站。我每天看到在五楼窗子上吊铐着一个法轮功学员，那是关在警服小队的莫小艳，她是岳阳人。她因在教育堂制止恶警污辱大法，维护大法，遭到三四个男恶警用电棍打。他们电她的脸，致使她嘴里鲜血直流。当时在场维护大法的还有法轮功学员代育云，她是郴州人。

湖南岳阳平江法轮功学员王五辉（音），五十多岁，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湖南省女子监狱，已被迫害致生命垂危。本来湖南省女子监狱同意办理保外就医，后又不同意。家人因惧怕邪党，不敢要人。

敬请湖南各界人士、家乡父老，关注营救王五辉。◇

紧急营救王五辉



“背宝剑”铐、悬吊：

五月五日，因我不穿囚服，恶警田科长命令恶警朱新元领着七、八个恶人硬将我铐成背宝剑铐，再把我悬吊在走廊顶上。铁铐锁紧我的脖子，使我气血不通，两手肿的象面包，脸色煞白，姓田恶警见此情景害怕了，马上打手机，命特警快速赶来，男特警连续拧断了两个钥匙，也没打开铐子，他们只好赶快把我先卸下来，用了第三个钥匙才慢慢打开铐子，可我双手叠在背上下不来了，很长时间才慢慢挪下来，但很久两臂和手不会动（待续）。